

论“道”园林

◎余佳音

前一阵,我读到陈从周先生写的《说园》,老先生“说园林看诗文,看诗文说园林”,自然融通,从容潇洒,意境纯粹。这是博大的中国文化使然,是素朴精深的中国哲学使然。于是我想到了《易》,想到《道》,虽不得通,却也是一种“善真”。

《道德经》开篇第一句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“可道”,然而,说出来的却是“非常道”,并不是宇宙万物的“本真”。这下麻烦了:不说,思想丧失了睿智;说了,思想又迷失了自我。

其实无须纠结,因为“道”是“无”和“有”的统一。天地间物象种种,虽可以言,却终究意不尽然。“可言”是说事物的有限性,而“意不尽然”是说事物的无限性。人类正是在这一“有”一“无”之间,唤醒了文明,激活了智慧,同时艺术也被注入了生命,“象外有象,弦外有音。”于是,妙趣生焉。

《易经》载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宇宙的生命本元决定了人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,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和形而上的精神世界。园林,正是人类寄情于上的精神家园。

园林是指将自然的和人造的景物融为一体游憩空间,供人观赏游览、读书养性、休憩娱乐、陶冶情操。“曲折婉转,漫步园林小径,池边柳枝,如风影在眼帘悠悠晃动,飘飞的思绪随之漫无边际,轻轻掠过一束拥入怀中,柔风轻抚,满眼的春光被摇成了丝丝陶醉,碎了一地……”这就是园林“怡情悦性”的现代文学写照。

园林景致包括“自然的”与“人造的”,要么圈起一园美景,要么围出一块好地,栽种一园美景。人与自然,或化生,或同存,思辨兹,便有了形成园林妙趣的哲学理由。

人是自然的产物。面对自然,人类态度暧昧,在钟情于自然美色,诚服于自然力量和顺应于自然安排的同时,有着强烈窥视自然的好奇,对抗自然的天真和凌驾自然的自负。作为世界园林两大体系的中国山水园林和西方古典园林,其哲学分歧明显。

西方哲学“以人为本”,强调人是自然的中心,是万物的尺度,人与自然“主客二分”和“对立统一”。因此,西方古典园林完全排斥自然,注重形式感,力求体现纯粹理性,讲究几何图案组织和数学比例关系,彰显人工的创造和人为的控制力量。“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”俨然成为西方造园的艺术信条,从而形成西方独特的园林风貌:崇尚开放、呈现中轴线的几何格局、地毯式的花圃草地、笔直的林荫路、整齐的水池、华丽的喷泉、严谨的雕像、成行的树木、规则的绿篱、壮丽的建筑等等。

“在法国凡尔赛宫,开阔的绿地,分布匀称的路径,修剪得体的苗木,激情奔放的喷泉……”人类充满逻辑的智慧实实在在创造了园林的神奇。

而中国的园林哲学与西方迥然。从最古老的《易经》开始,其朴素的“自然哲学观”便由此生根,影响中国文化上下几千年仍生机勃然。

《易经》上说:“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”老子也说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在中国

灯下漫笔

哲学里,“生”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,西方人讲一分为二,其中“分”是核心,人与自然分离。而“生”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“太极式”抱合,一分二,“一”不存在了,一生二,二是两个一,“一”尚在。老子讲“道生万物”并说“道即自然”,人为自然所生,人即自然,所以,自然与人合一,即“天人合一”。

“天人合一”思想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思想,几千年来,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,并且还决定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风格走向。

中国传统哲学分立三家:儒家、道家和释家,儒家讲性理,为“正”;道家讲玄理,为“清”;释家讲空理,为“和”。三“理”归一,为“命”,宇宙生命之理。

中国古典园林哲学融合了儒、道、释三家哲学思想的精髓,义理直指人对自然的关系态度:儒,“物我合一”“尊礼重德”,寄寓了园林的品格;道,“天人合一”“无为而为”,赋予了园林的灵魂;释,“梵我合一”“超然界外”,升华了园林的意境。自然生命激活了园林生命,自然之美精彩了园林之美。

中国的造园思想,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和谐亲密的关系,“尊重自然”“崇尚自然”,造园,或利用原有的自然风致,去芜理乱,形成自然园林;或以自然山水为创作蓝本,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,利用自然,模拟自然,经过改造、加工、提炼,运用各种造园手法将山水、植物、建筑等造园要素有机结合,把人的情愫与自然美巧妙融合,营造出一个精炼、概括、浓缩的“第二自然”。这是“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”的艺术创造,也是“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”的哲学体现。

“顺应自然”“师法自然”,是中国人造园最基本的美学原则。“法天贵真、天趣自然”,反对成法和违背自然的人工雕凿。在中国古典园林中,没有规整的行道,没有绿篱,没有花坛,没有修剪的草坪,树木花卉三五成丛,自由散聚,水池或山石,野趣横生,景色苍润。“顺其自然”,追求天成之美,“自然而然”,促成了中国特有的自然山水园林的形成。

中国式造园,取自然之山水、石木,再稍加点缀亭台花草,寥寥数物却能生出万般气象,“诗情画意”尽在其中。

山错落、水蜿蜒、石参差、径曲折、洞幽奇,虽是人工所为却胜似自然造化。“融亲自然”的造园理想,“澄怀味象”的美学情怀,“曲径通幽”的游园意趣,空中音、林中色、木中香、水中影,移步换景,妙趣丛生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这是中国人心灵的“逍遥游”。

“气聚而万物生”。气,是宇宙生命的本真,是万物生长的根本,也是中国人追求人生境界的精神之魂。“气韵生动”既是中国文人画“笔墨精神”的写照,也是中国式山水园林“审美意象”的流荡。可见,园林乃中国人蓄“气”养“命”的精神家园。

中国园林以道家思想为底蕴,综合体现了儒家礼制和禅宗意境,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成为中国人造园的最高审美意旨。中国园林,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晶和博大精神的写照,也是今天需要传承的瑰丽事业。

论“道”园林,历史存留的幻象和对新意象的追求叠合在了一起,在享受与古人神交的同时,又在奋力挣脱“有限”的羁绊,心向着园林艺术“无限”的时空未来。



乡村记忆 油画 ◎陈二夫

我家的家庭影院

◎金代军

家庭影院现在已经步入寻常百姓家了,我家的影院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。

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当时城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还很贫乏,农村就更不用说了。记忆中的精神享受除了看宣传队演的样板戏,就是看县放映队一个大队一月一次的电影了。

父亲是大队的总账会计,每次放映的第二天早上,放映队队长会到我家来收取放映费。放映队队长叫冒福林,个儿高高的,我们背地里叫他冒大个儿。我们家男孩多,弟兄三个,都很顽皮。冒大个儿很喜欢我们,几乎每次都会带一段电影胶片给我们。胶片是倒片时断的,有长有短,短的只有几厘米,长的有几十厘米,这是我们最喜欢的。

我常常会把胶片带到学校,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,很是风光。

我家二哥最顽皮,玩出的花样也多,他最先出主意在家里放电影。

于是我们在小的纸箱上雕一个方窗,把手电筒前面的罩子取下,从纸箱后面投放到蚊帐上。电源有了,银幕有了,把胶片放到方窗外,就可以投放到蚊帐上看电影了。

后来我们又想办法动态放映,在方窗外固定可滑动的抽槽儿,可以活动放映,这就有模有样的了。

其实要说有模有样,还是真的。我们把老树根放到竹园边,

岁月流金

系上草绳,把草绳拉到房里,这是电线和发电机。

一切就绪,就是放电影了。我们哥仨分工明确,大哥负责发电,“嘟嘟嘟”,电来了;我忙着准备抽拉胶片;二哥负责放映。报幕是必须的,“社员同志们,今天放映的是彩色宽银幕故事片《难忘的战斗》。”二哥总会来上一段现学现演。我们放映前惯常要来一段快板:“打竹板,那个竹板响,大家听我讲一讲……”

看电影的孩子越来越多,经常挤满了一屋子,趴在床上的,坐在床踏步上的,站在书桌上的……

顺便说一句,因为人多,也曾把妈妈陪嫁的妆奁打碎在地,把别人送爸爸的小飞机弄丢。这飞机据说是用抗美援越打下的美国飞机材料铸造的,很有纪念意义,我们三人因此被集体罚站。

我们又用纸箱把唯一的窗子挡上,这样就是晚上了。

一切仿真!

这就是我家70年代的家庭影院。

从此,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是放学后先一起挑猪草,再聚在我家做作业,最后一起看电影。

20年前,我花8000多元买了大背投电视,之后又换成了高清大平板,感觉怎么也不及过去的家庭影院!

二哥前年去世了,谨以此文纪念二哥。

桂子

◎王必伟

我打西园走过
那等在三秋中的颜色
犹如桂子的开落

我打着雨伞
独自徘徊在悠长
悠长而又寂静的夜雨西巷
希望能遇到如桂子一样
结发桂香的姑娘

叶在发它的黄
风在摇它的殇
我就这样站着
泪眼婆娑
看着她的生死枯荣
嗅着她
逝在风中的沁人心香

紫琅诗会